

指挥阿勒颇之战的『老虎师长』

叙利亚老虎师师长苏赫尔·哈桑少将其人其事

用诗征服对手

1970年,哈桑出生在拉塔基亚省滨海城市杰卜莱的一个什叶派家庭。1990年,他从阿勒颇航空学院毕业,获得空军中尉军衔和飞行员资格,可没想到自己又被陆军看中,特招到霍姆斯军事学院继续进修,1991年结业时被授予陆军特种兵中尉。作为陆军和空军的“双料军官”,他在两个军种之间轮换任职,尤其是在叙陆军特种部队工作后,又转到叙空军特战小队工作,负责训练敌后作战人员。

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,哈桑在阿勒颇等地参加平叛作战,他的儿子在混乱中被极端组织“支持阵线”(2016年7月改名“征服阵线”)绑架,他不为所动,依然积极投身战斗。他业余时间爱写诗,经常在前线用大喇叭向敌人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,尤其是思念失去的儿子的一首诗,居然感化了部分反对派成员,使他们放弃抵抗。

屡屡挽救危局

2013年初,哈桑被总统巴沙尔调离空军,受命组建陆军老虎旅,这是一支特种反恐部队,专门打击反对派和极端组织的巢穴。哈桑与老战友卢阿伊·阿勒·斯雷坦上尉密切合作,很快将老虎旅组建完毕,为了能亲自指挥老虎旅,他曾婉拒巴沙尔授予其准将军衔、指挥其他部队的安排。

老虎旅一参战,果然出手不凡。2013年初夏,老虎旅转战西北部伊德利卜山区,经过10天的苦战,将反对派赶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埃里哈镇,扩大了拉塔基亚港的防御纵深。8月26日,叙反对派占领阿勒颇省东南部的克哈纳西尔镇,切断政府军向省城阿勒颇提供支援的陆上通道。为了解围,9月27日,老虎旅被总参谋部调到阿勒颇省,哈桑率部攻击反对派侧翼,利用其回援之机,于10月3日以突击方式夺回克哈纳西尔,之后又收复第80基地、纳卡林、阿兰山、哈塞尔山等要点,打破了反对派对阿勒颇的围困,并把阿勒颇机场的安全半径扩大到50千米,使敌人的炮弹无法打到跑道上,从而巩固了政府军的防御态势。

就在老虎旅攻打反对派接近尾声时,又被叙军总参谋部派往哈马省,打击凶悍的“支持阵线”。起初大家都不看好这次战斗,因为老虎旅主力还远在阿勒颇,直到10月底才有部分人马抵达哈马,而“支持阵线”却是以逸待

持续五年的内战中,叙利亚政府军四处征讨,颇有疲惫之感,但与此同时,无情的战火也锤炼出一批经验丰富、战功卓著的名将。在叙军内部,公认能打硬仗的前线指挥官非马赫尔·阿萨德与苏赫尔·哈桑莫属,前者是总统巴沙尔的亲弟弟,掌握着王牌第4装甲师,更为外界所知,但后者就不那么出名了,他虽然来自空军系统,却在地面作战中大显身手,他指挥的老虎师(原为老虎旅)是敌人闻之胆寒的“巴沙尔之剑”。



劳。没想到哈桑表现出杰出的指挥才能,他灵活调配兵力和火力,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收复沦陷的亚兹、哈塔卜、赫尔法雅、拉塔米纳赫、克法尔兹塔、莫雷克等城镇,打得“支持阵线”头目约拉尼仓皇出逃,连袭击省城哈马的大炮、炸弹卡车都丢弃了。

最年轻的少将

2014年1月,经过补充的老虎旅作为政府军先头部队,重回阿勒颇前线,向反对派占领的伊赫纳扎尔工业区进攻,敌人在那里驻有重兵,还有兵工厂和数千米长的地道,防守十分坚固。但哈桑毫不畏惧,指挥部队与敌展开巷战,利用强大的炮兵和航空兵火力支援,将敌人分区剿灭。5月22日,他又率部突破反对派的封锁,将困守阿勒颇中央监狱达一年之久的卫戍部队营救出来。从此以后,政府军取得整

个阿勒颇战线的主动权。

2015年9月14日,叙军从哈马向被极端组织“伊斯兰国”(IS)围困的克维里斯空军基地攻击前进。10月中旬,哈桑指挥的老虎旅陆续占领基地周围的几座村镇,作为桥头堡,他本人把旅部设在萨菲拉赫镇,IS发起疯狂的反扑,但都被老虎旅粉碎。11月11日,老虎旅终于撕开IS的包围圈,打开一条10千米长的通道,使克维里斯基地与政府军控制区连成一片。此战的胜利,极大鼓舞了政府军斗志,12月25日,巴沙尔总统签署命令,直接将哈桑从上校直接擢升为少将,他也成为叙军最年轻的少将,甚至被法国《世界报》推测为巴沙尔的接班人。此外,老虎旅也升格为老虎师,继续由哈桑指挥,下辖猎豹旅和美洲豹旅,配备俄罗斯刚刚援助的新式武器,包括俄军自用型T-90主战坦克。

久战难免有失

按照叙官方的说法,哈桑是政府军的“常胜将军”,他擅长实施“焦土作战”,当敌人进入或撤出某地时,老虎旅会事先破坏掉任何可能资敌的东西,包括掩蔽所、交通线和通信设施,令敌人无所依托,只能在不利的条件下与老虎旅对抗,结果一败涂地。

当然,哈桑和老虎部队也不像叙政府宣传的那样“战无不胜”,他们也有遭受挫折的时候。2014年4月4日至5月14日,叙军投入瓦迪戴夫争夺战,由于哈桑判断失误,老虎旅连瓦迪戴夫、阿马迪亚两座兵营,这是哈桑在叙内战中首尝败绩。2015年4月22日,他在伊德利卜省吉斯尔舒古尔镇指挥800名政府军进攻“支持阵线”,由于部队弹药不足,加之没有料到反对派“加卜猎鹰营”会赶来增援“支持阵线”,结果6月14日哈桑不得不率部突围,途中自己的一名警卫还被敌人狙杀了。战后,“加卜猎鹰营”营长捷梅尔·拉当嘲笑哈桑“充满对死亡的恐惧,总想带部队早点撤退,无心应战”。可是,敌人低估了哈桑的毅力。2015年12月,哈桑带领老虎部队重回伊德利卜,横扫“支持阵线”和反对派的老巢,一雪前耻。如今,他作为叙政府军在阿勒颇前线的最高指挥官,统率大军征剿反对派和极端组织,结果将决定叙利亚的未来命运。西薄



环球军情

美军从明年起轮驻挪威成“反俄锁链”重要环节

挪威国防部10月24日发表声明说,美国将从2017年1月起以轮换驻扎的形式向挪威中部的韦恩内斯军事基地临时部署约330名海军陆战队军人,这支美军的相关训练和演习活动将不限于韦恩内斯军事基地,也会在其他地方进行。对此,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,此举不利于维护北欧的安全稳定。他指出尽管韦恩内斯基地距挪威边境有1000公里之遥,但不能让莫斯科安心,因为美军可以在挪威全境活动,“美军入驻挪威是美国反俄军事筹备锁链上的重要环节”。

英国本月启用巴林基地主要停靠英国海军舰艇

英国国防部近日宣布,按照2014年签署的相关协议,英国将于本月启用位于巴林塞勒曼港的军事基地。据介绍,首先启用的是基地办公大楼,其他设施将于明年竣工。该基地通常驻守约250名军事人员,最多配备600名军事人员。基地启用后,主要供英国海军驱逐舰、护卫舰及扫雷艇等停靠,用于打击极端组织“伊斯兰国”,保护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英国商船,确保英国在这一地区的“战略灵活性”。这也是英国45年前从中东撤军后在中东地区建立的首座永久性军事基地。

印度空军将建公路机场大部路段靠近印巴边境

据印度媒体报道,印度空军已在全国各地挑选了21处可以满足战斗机和飞机起飞和着陆最低要求的公路路段,以便在“紧急作战情况下”或者自然灾害救援过程中用于飞机起降。其中一些路段靠近印巴边界的拉贾斯坦邦和古吉拉特邦。剩下的一些则位于边境附近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、阿萨姆邦、西孟加拉邦、北方邦和北阿肯德邦。此前有报道称,印度国防部长曾于9月建议,由公路管理部门和国防部门组成一个委员会,协调寻找可以满足要求的公路路段。

军情分析

受乌克兰危机、中东恐怖主义扩散等影响,欧洲多国重新评估放弃已久的义务兵役制,以应对新的安全威胁。目前,拉脱维亚、乌克兰等东欧国家已决定重启义务兵役制。瑞士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贝利称,虽然欧洲国家对恢复义务兵役制的呼声很高,但真正实施起来却颇有难度,各国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和制定合适的兵役制度。

义务兵役制受冷落

冷战结束后,欧洲国家普遍取消义务兵役制,因为大家认为战争已远离欧洲,没必要再维持庞大的军队,量少质精的职业士兵完全能够取代义务兵,从事维和、海外干预等小规模军事行动。况且,先进武器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才能掌握,而义务兵服役时间短,很难通过训练掌握真正的作战技能。更微妙的是,欧洲各国选举时,政治人物纷纷拿削

减军费、取消义务兵役制当噱头笼络选民,贝利说:“这意味着义务兵役制在民众中的印象越来越差,以至最后没人会认为征兵是国家安全必须的制度之一。另外,北约集体安全制度更给人一种印象:只要自己加入北约,就自动获得保护伞,国家安全完全可以交由盟友协防。”

数据显示,1990-2013年,欧洲已有24个国家取消义务兵役制,仍坚持这一制度的国家不超过15个。大部分坚持义务兵役制的国家都是出于无奈,“他们担心无法负担实施军队职业化的高昂成本,而且害怕一旦推行职业化,招兵将变得困难,兵源也会变得很单一”。

另外,身处冲突高发地区的欧洲国家也不敢放弃义务兵役制,比如处于分裂状态的乌克兰等国,它们担心一旦取消义务兵役制会大幅削弱本国军队招募兵员的能力,无法应对突然爆发的安全危机。

多重因素促其调整

据报道,欧洲不少国家正在对本国兵役制度进行反思,试图重启义务兵役制。法国《费加罗报》称,许多法国人表示,“恢复义务兵役制是个不错的主意,在军队服役一年并不会让我们生活损失什么”。

贝利认为,义务兵役制之所以可能重出江湖,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:一是对俄罗斯的担心。乌克兰危机爆发后,强大的俄军再次引起欧洲国家(尤其东欧国家)的“忧虑”,已有数个国家宣布调高国防预算并扩充预备役部队,义务兵役制受到这些国家的重视。

二是出于社会需要。贝利认为,并不与俄罗斯接壤的西欧国家也在考虑恢复义务兵役制,实际是为了增强公民的责任感,使其有机会实现自身社会价值。贝利称,义务兵征召体制覆盖全国,是加强人民团结、

促进不同种族和社会团体融合的重要手段。受调查者称,今年法国恐怖袭击案频发,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社会团体之间缺乏相互认可,而参军正是消除彼此生疏感的有效手段之一。另外,军队被认为是“平民大学”,义务兵服役期满后,可为国家和一些社会部门补充合格的人力资源。调查显示,60%-80%的法国公民支持恢复义务兵役制。

三是当前的全职化军队进程遭遇困难。对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,拥有一支全部由志愿兵役人员组成的职业化军队是梦寐以求的目标,但要实现这个目标绝非易事。“很多国家在从义务兵役向志愿兵役转变的过程中都遇到困难,比如成本过高、兵源枯竭等,”贝利说。“有数据表明,职业化士兵的人力成本要比义务兵高得多,再加上高技术装备的研发、采购以及维护费用,国防预算对一些国家来说将成为天文数

字。另外,失去义务的约束,很多年轻人将不会把参军作为第一选择,兵源紧张的问题将逐步显露出来。”

尽管恢复义务兵役制成为欧洲民众热议的话题,但贝利认为实现这一目标仍存在困难,“从法律角度来说,义务兵役制的兴废只是政府一纸法令的问题,但具体到操作层面却远不是这么简单”。特别是在西欧国家,强制推行义务兵役制会遭遇法律和社会障碍,“与东欧国家不同,那里(指西欧)的人们已经远离安全威胁多年,尽管他们在讨论恢复义务兵役制,但要真正实施,恐怕会在法律和社会层面上遭遇阻挠”。另外,恢复义务兵役制,还涉及到诸多军事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,“在志愿兵役制下,一些国家已把过剩的军事设施(比如训练中心、演习场等)卖掉或拆掉,如今要恢复义务兵役,就需要重建这些设施,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”。

王权

欧洲多国可能重新启动义务兵役制